

漢魏六朝墓銘纂例



漢魏六朝書畫記



漢魏六朝墓銘纂例

李富孫學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漢魏六朝墓銘纂例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漢魏六朝墓銘纂例

此據別下齋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自序

古之葬者，有豐碑以窆。鄭康成謂斲大木如石碑，劉熙言碑本葬時所設。臣子追述君父之功，以書其上。春秋時，孔子題延陵季子墓碑一十字。歷秦迄漢，有墓闕，有神道，第猶尙簡質，不過題數字記姓名而已。其有文而傳於後者，放於東都謁者景君墓表。厥后伐石益銘，盛於一時，是皆係縣綽下窆之石。葬後刻文於其上，至晉代始有墓誌以葬諸幽室。然昔衛靈公葬沙邱，掘得石椁銘。開元時人耕地得比干墓誌，刻其文以銅鑿。漢滕公夏侯嬰得定葬石銘。呂覽安死篇云：爲石銘置之壘上，則其來亦遠矣。魏武帝時禁立墓碑，晉令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下逮六朝，文字漸罕。及唐宋而復盛，韓柳諸公易整爲散，體格亦大變。明初王止仲以唐宋十五家碑誌譏墓銘舉例四卷，撮例之要，十有三事，已足以播其大凡。顧十五家之文，譬諸黃河之水，已過積石龍門，但見其流之飢輸奔注，而未知昆侖以上之原之所在也。然則欲泐墓銘之原者，必於東漢之世。文辭體例參錯不一，其諱字姓氏鄉邑族出與壽年卒葬，有書有不書。至妻若子，或合葬及樹碑則書之，而書葬地，廼見於蔡中郎諸碑，非若後世之必欲詳著之。南北朝多駢偶，猶是漢製體修詞之意。鄱陽洪氏謂漢人銘墓皆一律，殆祇論其文而未窅其例也。予惟鄉前輩朱竹垞檢討之言，因取洪氏隸釋隸續所載，益以六朝人碑製及有墓石之出於近世者，略仿止仲之濼臚而列之，曰墓銘纂例。其敘其銘，雖各異體，舉皆可見，則合止仲之例觀之，庶不至沿其流而忘其原也。與

漢魏六朝墓銘纂例 自序

嘉慶七年歲在戊辰閏茂涂月朔李富孫自序。

漢魏六朝墓銘纂例卷一

清 嘉興李富孫學

謁者景君墓表 漢元初元年

首書某年月日卒。次敘刻碑之由。次作辭。次作銘。此正例也。碑陰有諸生服義者十五人。義士一人。餘僞弟子。皆立碑之人也。洪氏适曰。東都自路都尉始見墓闕。蓋表阡銘壙之濫觴也。有文而傳於今。則自景君始。朱氏彝尊曰。墓有表。古也。始於漢。謁者景君。其崇四尺。其制圭首方趺。其文由左而右。誌石納諸壙中。而表立於既葬之後。所以表封陌。限樵牧。述功美。禮不可以廢也。

郟令景君闕銘 元初四年

首書某年月日卒。與謁者景君同例。下卽述景君事。又一例也。墓闕語多從略。此爲較詳。
李昭碑 元初五年

首書諱字族望。不著姓。以有額篆漢故李君之碑也。此碑篆書共額七十三字。各家俱不載。
北海相景君銘 漢安二年

首書惟某年月日卒。而不載其名字。與前兩景君碑同例。下述故吏諸生之論作諱辭。四言用韻。後又有亂曰。亦四言句。末用兮字爲語助。若楚辭。此變例也。碑陰三列。第三列姓名下云。行三年服者凡八

十七人。末有四言韻語十八句。以志立石著辭之意。又一例也。全氏祖望曰。有誄又有亂。亦唐以後碑所希。錢氏大昕曰。碑末云諒闇沈思。又云陵成宇立。諒闇卽亮陰。似非臣下可用。而稱墓爲陵。亦後世所宜回避也。梁氏玉繩曰。北海相景君樊敏柳敏諸碑銘後。皆有亂曰一段。綏民校尉熊君碑銘詞之後。又有追敘君今一段。楊炯成知禮神道碑銘。倣此製也。

敦煌長史武斑碑。建和元年。

首書立碑年月日。著官爵。著姓。不言某郡人。此又一例也。洪氏曰。漢碑多門生故吏所立。至於同舍爲之者。惟武斑及柳敏兩碑。梁氏曰。碑末一行云紀伯允書此碑。裴鳳碑。其妻弟卜君作。裴鳳別碑。石勛作。東漢石刻。列撰書及鐫字姓名。不可枚舉。此例實始於漢。特款式與今多異耳。

縣三老楊信碑。和平元年。

首書故縣三老楊信字伯和。與裴汎苑鎮諸碑同。卒書年壽無歲月。略也。後無銘辭。嚴訢碑。和平元年。

先書其所終歲月及壽考。有嗟惜之辭。踰百言。韻語始。繼以辭云。伊歎嚴君。遂敘其諱字行事。洪氏曰。與裴鳳兩碑略相似。銘詩亦五言。列種諸奇樹一句又同。豈此碑亦卜君所作乎。

從事武梁碑。元嘉元年。

首著官爵姓氏。與武斑碑同例。後敘卒年及子孫。以立此碑也。碑辭閒用韻。此漢碑常例也。

鄧中王政碑。元嘉三年。

碑辭整潔。所書祖父及官秩卒年。皆正例也。

平都相蔣君碑。永興元年。

首著諱字。并歷敘世胄。碑辭亦多用韻。此竝常例也。姚氏肅曰。班孟堅燕然山銘序亦用韻。卽秦琅邪刻體。

孔謙碣。永興二年。兩漢金石記作孔德讓碑。

直書姓名字。非門生故吏所立也。孔君爲都尉宙次子。敘其祖述家業。弱冠仕歷郡曹史。書卒年月而止。無銘辭。通計七十二字。甚簡美。此表碣之例也。沈氏彤曰。唐之葬令。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趺圓首。是碑與碣異制也。明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黃黎洲謂自有墓表。更無墓碣。知墓表亦方趺而圓首。是碣與表同制也。隋唐人之命碑碣表。多稱其實。後世或有碑其碣而碣其表者。然攷本朝律處士不禁其用表。碑與碣惟品官得立。與唐令不殊。則碣石固有定制。而名號亦不得僭號。今之所槩。但用碣制。而定名墓表焉。其可也。

益州太守無名碑。永壽元年。

首書某年月日。亦與謁者景君碑同例。卒葬皆不書。略也。碑辭後稱亂曰。與北海相景君銘同。亂辭七言。第一句九言。皆用兮字閒語。碑左書功曹掾故吏題名四十八人。又一例也。碑陰書故吏三人。則在

跌之右也。

吉成侯州輔碑。永壽二年。

碑載建和二年詔冊。與袁良碑同例。洪氏曰。此碑敘其歷事六帝四后。詳瞻有史法。與漢代它碑體格絕不同。碑陰四十九人。其八人稱邑者。皆南陽也。延篤不稱邑。則曄之人也。

元文先生李子材碑。永壽二年。

首稱元文先生。尊之也。文辭體例。與瑯琊王傳碑同。後述及娶配無嗣。而考證元文。敘入銘詞。又一例也。

瑯琊王傳蔡公碑。永興六年。

詳敘族出。不著郡邑鄉貫。略也。文閒用韻。銘辭四言。不用銘曰。又一例也。

郎中鄭固碑。延熹元年。

大男孟子天卒竝葬。故碑辭及銘皆述之。金石藏跋云。父子合葬。古禮所希。而鄭君大男。共墳配食。獨詳此碑。序云七歲卒。歐公不見全碑。金氏曰。碑文譸劣之甚。崔蔡之波靡也。其云大男孟子。有揚烏風。七歲而夭。配食斯壇。蓋祔葬者。亦金石文字中一例也。梁氏曰。陸放翁詹朝奉靖之墓表。兼述其子長民事。末云朝奉公之子阜民。以父兄遺事。屬予爲墓表。且曰。願共爲一碑。而疑古未有比。予謂石元懿公。熙載及其子文定公。中立實同一碑。故相蘇魏公所爲也。是爲比。案鄭固碑。子祔父葬。共一碑。漢已

有其例矣。

議郎元賓碑。延熹二年。

碑無額。每歷一官。下作讚美數語。此漢碑體例也。

汝南周巨勝碑。延熹二年。

文辭銘言。頗爲整贍。先書卒年。加以讚美。後書年壽。又一例也。

中常侍樊安碑。延熹三年。

首書漢故中常侍騎都尉樊君之碑。無額。此變例也。未又載延熹元年八月丁酉贈騎都尉制詔。又一例也。王氏止仲曰。墓碑銘始於漢。洪适隸釋所載。俱有額無題。惟樊安碑首行有題無額。額字有多至二十餘字者。題額之簡。非例也。既題額。又題文。亦非例也。

江原長進德碣。延熹三年。

書其諱字。而不著其姓。又僅載官秩及某年造作。洪氏云。似闕非闕。似碑非碑。又一例也。

費亭侯曹騰碑陰。延熹三年。

一建和元年七月己巳梁太后臨朝時遣就國策書。一桓帝褒贈制書。不書立石之人。以已見正碑而增刊二詔策。此又一例也。後世如顏魯公作宋廣平神道碑。有碑側記。以補碑文之所未備。卽此古碑陰之體。

冀州刺史王純碑。延熹四年。

諸碑葬不書。此獨書某年月日葬。特加詳也。後不曰辭曰銘而曰頌。又一例也。碑陰百九十三人。首行諸門生人名。後又云各發聖心。共出義錢。埤碑直紀姓名。下有山陽顏遂成二十一人。聖心二字。亦非後世所宜通用。洪氏曰。皆義士。故不名。其上門生亦書字者。蒙下文而一律也。朱氏曰。漢人書名。必具名字。此碑自馮定伯而下。悉字而不名。與太尉楊震高陽令楊著元儒先生婁壽三碑相同。亦門生之變例也。

封邱令王元寶碑。延熹四年。

碑辭銘言。皆正例也。碑陰有立碑錢各五百之文。又有右奔喪右斬衰三年之文。亦可見東漢風俗之厚。洪氏曰。碑言門徒雨集。盛於涖泗。故衰杖過禮。等於事父也。

平輿令薛君碑。延熹六年。

首書某年月某君卒。吏民咨其德。建碑嘉側。凡三十六字。繼以銘辭。四言三十八韻。其先世及薛君官秩。皆詳敘之。此變例也。昌黎臨川多祖之。洪氏曰。此銘以君功承堅南清。誼攀數聲爲一章。詞句鏗鏘。若合音律。漢人作銘。頗用韻多如此。韓文公此日足可惜。詩出入數韻中。正用此體。

朱公叔墳前石碑。延熹六年。

首書維漢某年月日卒。某月日葬於某地。次述其孤受命不崇墳及作祠設石。其郡邑族出。歷官賜諡。

俱不書銘詞四言略述事跡此又一例也。

泰山都尉孔宙碑。延熹七年。

首題曰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此有額而復題於前。末又書某年月日造。此一例也。洪氏曰。凡漢刊其首行卽人詞。無額者或題其前。如張納樊安之比亦甚少。已篆其上。復標其端。惟此碑爾。宙卽融之父。有七子。曰襲曰謙。皆見於碑誌。此皆不書略也。牛氏運震曰。此碑有額而首行復有標題。隋唐以來碑式之禮也。

孔宙碑陰。

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洪氏曰。漢碑多有陰。然稀少有額。獨此刻以門生故吏名五大篆表其上。此又一例也。錢氏曰。碑陰額云門生故吏名。題名三列。凡六十有二人。每人具書郡縣名字。漢碑之最謹嚴者。惟弟子魯國戴璋。不書某縣。未審其故。翁氏方綱曰。碑陰題額。惟是碑與鄭季宣碑陰有之。而季宣陰額橫書。此直書。其式又異也。

太尉楊公碑。延熹八年。蔡邕撰。

書諱字郡邑里貫後。詳敘世胄。以其爲顯族也。歷敘官爵。不事揚厲。卒書年壽月日。復爲贊論銘詞三言。以於戲代詞曰。又一例也。

山陽太守祝睦後碑。延熹九年。

首書故吏某等作頌所自。頌言每多用韻。後又有辭曰三言。此一例也。

山陽太守祝睦碑。延熹十年。

此前碑刊於立後碑之次年。碑辭銘言皆正例也。姚氏曰。漢人作碑文。又加以序。序之體。蓋秦刻琅邪具之。

荊州刺史度尙碑。永康元年。

碑辭卒不書歲月。末題一行永康元年丁未。是記立碑之歲也。

車騎將軍馮緄碑。

桓帝時延熹五年。緄爲車騎將軍。終於廷尉。後云一要金紫。十二銀艾。七墨綬。明其尊榮也。不作銘詞。特書遺令。諡法亦所宜詳也。洪氏云。緄終於廷尉。而以將軍題碑者。尊金紫也。威宗以命將武功定。駘緄亦虎臣之一云。亡適當其時。故作文者以帝諡書左方。此又一例也。

執金吾丞武榮碑。

武君以孝廉起家。不書某郡邑人。略也。不書卒壽歲月。與楊震諸碑例同。云仁如不壽。則年不永也。後書吳郡府卿之中子。燉煌長史之次弟。又一例也。王氏宏撰曰。碑額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作陰文凸起。它碑所無。

沛相楊統碑。建寧元年。

碑辭銘言俱極整妙。此正例也。碑陰十五人，不稱郡。洪氏曰：皆沛人也。

竹邑侯相張壽碑。建寧元年。

碑銘與祝睦碑同例。

衛尉衡方碑。建寧元年。

碑辭亦多用韻。漢碑中最爲整贍。書某年月日葬。與王純碑同例。洪氏曰：銘文甚溫潤。如云鶉火光物。隕霜剿姦。尋李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戎。唐人誌墓多用此體。山左金石志云：此碑末行下有「小字二行」云「門生平原樂陵石朱登字仲」。「泐」三字。洪氏謂即文內采石鐫碑之人。不書於陰而增文後。且不書故吏之名。皆漢碑中變例也。

冀州從事張表碑。建寧元年。

碑辭俱作四言韻語。末四句又作五言韻語。與費鳳碑文體相類。卒後書葬。亦與王純碑同例。昌黎作施州房使君鄭夫人殯表。通體用七言韻語。族出夫姓。殯日竝爲敘述。亦倣漢碑體製。朱氏曰：嘗怪六朝文士爲人作碑表志狀。每於官閥之下。輒爲對偶聲律。引它人事比擬。令讀者莫曉其生平。而斯碑敘述全用韻語。不意自漢已有作俑者。

陳畱太守胡公碑。建寧元年。

不書郡邑。略也。歷敘官階。及詔使送葬。具祠賜贈。皆正例也。

太守胡公碑。建寧元年。

書諱字族出及所歷官閥卒年月日詔祠賜贈而不詳其事跡至官屬赴送獨詳述其忉怛之慕此又一例也。

堵陽長劉子山斷碑。建寧元年。

碑辭銘言皆正例也云亡有高證碑中竝未之載。

金鄉長侯成碑。建寧二年。

首敘世次碑末另書夫人以延熹七年歲在甲辰十一月三日庚午遭疾終蓋祔葬者此變例也顧氏炎武曰漢碑未有志其夫人者此碑末云夫人以某年月日遭疾終又郎中馬江碑云夫人寃句曹氏終溫淑愼咸曰女師年五十五建寧三年十二月卒此後人作碑并志夫人之始朱氏曰疑東京之俗夫婦同穴者寡故廣漢屬國侯李翊洎夫人臧其墓竝在渠州各自并梓樹碑終漢之世侯君而外夫婦合葬僅有郎中馬江并書夫人寃句曹氏祔焉。

孝廉柳敏碑。建寧二年。

首書故孝廉柳君重其行也後書縣長立碑歲月作兩辭曰一四言韻語一四言次句用兮字助語又一例也褚氏峻曰碑陰無字刻一鳳一麟中有牛首獅環兩旁玉器二人右瑱一圭一璧一左琮璚一璜一蓋以圖器表其美德也。